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99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匠心

□湖南张家界朱凤英

微情一刻

夜幕四合,我结束采访后返回新居。还未进门,便看到有一束光从二楼窗户射出。我疑惑着上楼,原来是安装工人甄师傅正在加班赶工。

“甄师傅,还不休息吗?”我先生微笑着问。“不急,确定完把手位置,就走。”他扭头望我们咧嘴笑笑,将铅笔夹在耳后,又去安装包取出尺子,在柜门上比画着找点。

看他忙碌着,我和先生就四处看看。我打开手机手电筒,昏黄的灯光泼洒在乳白色门板上,伸手轻拭,指腹霎时感受到一股柔滑的细腻。旁边的书柜是原木色柜体,搭配深灰玻璃门,穿插了两条竖敞格。若干错落隔层陈列眼前,既能藏书,也可摆艺术品,看上去高端又实用。片刻间,我不禁对这位安装师傅的手艺由衷钦佩。

折返时,甄师傅仍在柜门上仔细地比画把手位置,反复测量,再三调整。“甄师傅,这定位看起来差不多就行了,用不着这么精确吧?”我好奇地问道。他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认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时候虽然看起来差不多,但细微差别会影响整体的美观和实用。我们做安装的,要为客户着想,尽可能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说完,他左手紧捏尺子,右手轻握笔杆,在柜门上精准地画下每一个记号。每完成一扇,又迅速移至下一扇,动作流畅而熟练。随后,他端起钻孔

机,一阵轰鸣过后,柜门腰便精准长出一排圆溜溜的孔眼,酷似列队的小士兵。

受倦意侵袭,我忍不住紧催:“收工吧,明天继续!”“装上把手看看效果。”他仍不急不慢地拿起一个云朵状把手,微微皱眉,专注地盯着柜门上的孔眼,轻轻旋转着把手,试图找到最佳角度。终于,他满意地点点头,将把手稳稳地塞进孔眼,然后用力拧紧。如此,拧紧一个,再拧一个,直到所有门腰都翻飞白云。我抬眼一看,真是画龙点睛,这门把手一装,整个柜子就活了。白门配浅粉敞格,长门缀云朵把手,清新,素雅,精致,养眼。

“白把手虽不经脏,却挺好看。”装毕,甄师傅望望自己的杰作,满意地点点头。随后,端起保温杯仰头呼呼猛倒,三下两下,咕嘟咕嘟,一杯茶便一饮而尽。彼时,灯光下的柜门闪过一条曲线,是他喉结蠕动时画下的。

不得不说,这个安装小哥很敬业,也很专业。他话语不多,属实干派。每次进场前,都会发消息告知工程进度。家装这活计劳心费力,而我家装潢未外包,只请了现场监工,常得亲历亲为。我们上班时,不免一心挂两头,如今有了他的匠心,放心很多,也很温馨。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像甄师傅这样的工匠们或许并不起眼,但他们就像星子、水珠和沙砾,虽然微小,却散发着独特光芒。

何细小的安全隐患排除在萌芽之中。

“小殷,今天你和姚管教值大夜班,重点人员一定要加强监视,多巡逻,多请示,多汇报,千万不能打瞌睡啊。”早上开会,所长布置着一天的工作。

“早上多睡会儿,晚上时间还是很漫长的,大夜班是最考验人精神意志力的。”姚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

“师傅,我最怕值大夜班了,太熬人了。”会议结束,我悄悄地跟师傅抱怨道。

“撑一撑就过去了,你才值几个大夜班哦,我在这都20年了,不也撑过去了嘛。”

20年的时间,我不由得心头一颤。20年的时光,7000多个日日夜夜。高墙里的日子注定没有外面那么精彩,只有日复一日的重复,甚至可以说是单调。但就是这高墙里面,却让我看到了一群默默无闻但是一直坚守的人,一群和姚师傅一样的“守墙人”。

如今的时代里,放缓脚步,甘于平淡的人似乎并不起眼,但这样的人也绝对不平凡,他们的身影或许只在看守所的高墙里面,他们的故事也许只有看守所的高墙可以见证。

那时,收音机在乡下是稀罕物,电池亦是奢侈品。得玉很节省,那台收音机修了又修就是舍不得换,平时声音开得很小,为的是节约用电。但村上人家若有了红白喜事,只要向他开口,都能顺利地借过去热闹两天。得玉日子过得很平淡无聊,整天背着收音机在村里东走西逛,农忙时白天没人陪他闲聊,可到了晚上身边总会围上一群男女老少,听收音机,听他讲故事,村里人都很羡慕他敬重他。

随着时间推移,得玉头发渐渐白了,开始健忘,有时出去摸不回家。为防得玉走失,他侄子只好将他接回家一起住。再过一段时间,得玉病情日益严重,整天喊肚子饿,完全失忆,连哥嫂和侄子都不认得了,但奇怪的是经常梦中喊叫“春生”。岁月悠悠,得玉毕竟受过重伤,终于在一个黄昏倒下了,昏睡中时不时呼唤什么,比画什么。他侄子似乎想起了什么,赶紧找来叔叔珍藏的泛黄照片。得玉见到照片,两眼微张,手抖唇颤,喉咙深处发出浑浊的似乎是“春”或是“生”的声音。他大哥愣住了,所有在场的人也都愣住了。大哥指着自身和身旁的儿子,问得玉这些人都是谁?得玉没有回应,只管抓住照片,断断续续哼哼,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弱,直到没有声息。

得玉走了,走得恍恍惚惚,但又清清楚楚。弥留之际看到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他要追过去,拼命地追过去……

我以军人礼仪向得玉鞠躬致敬,但愿他和春生能在天堂重逢!

我的养老我做主

□南京周世青

烟火人间

我和妻子已经来到了古稀的门里门外,非常关心“养老”这事。在我的周围,有这么一些人,老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挺让人羡慕的。

大约有六七年了,我的四位小学同学合伙在安徽黄山西大门旁的山边上买了当地山民的旧宅,翻盖了一座两层徽派小楼,每人一个“标准间”,连同旁边的厨房、餐厅、客房大概两百来平方米,楼前不远处还建了个小凉亭。这里,层峦叠嶂,山路蜿蜒,竹木繁茂,峡谷溪流。由此,他们给小院起了个“竹溪山庄”的名,还赶鸭子上架让我题了个匾。四位同学带着老伴和家人,常去那儿小住,有时也邀请亲朋好友同去。

一鸣是我的发小,长我7岁,更准确地说是我的邻家大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是近邻,两家窗户相对,间隔不到两米。他读初二时家中发生意外,便辍学进了工厂,先是做工,后来脱产搞宣传,长期担任厂报主编。大半辈子下来,这老兄一直在文学的丛林中艰辛跋涉,成为省内知名作家。古稀之后依然才思泉涌,笔耕不辍,每年都有上百篇文章在省内外各种报刊上发表,其中不乏精品力作。特别是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系列文艺随笔和在《中华读书报》上刊载的十多篇与名作家交往的纪实散文,读来令人叫绝。用他自己的话说,写作是他的养老节奏,更是他的精神寄托。

久明是我铁路的老同事,也是正宗的南京“土著”。兄妹六人他是老大。早先,父母做工收入不高,六张小嘴要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久明聪明完全可以读大学,却选择了中专,为的是早点挣钱给减轻家里负担。当年他被一所热门中专录取,在那条城南小巷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们兄妹感情深在周围是出了名的,成人后却只能各忙各家聚少离多。如今,孩子们成家的成家、出国的出国,兄妹们老了,也闲了,便聚到一块“抱团养老”,忆儿时的趣事,寻“妈妈的味道”。前些年他们老去浙江长兴“农家乐”,近两年充值办了句容某养老中心的年卡,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和她的先生酷爱旅游,退休后趁着身体尚好腿脚还行,遍览祖国山山水水,周游世界各个角落。每到一处分别在同学群和朋友圈里分享愉悦,各具特色。同学夫君满腹经纶文采飞扬,已发到近800期的旅途见闻每每读来收获满满,堪称现代版的“徐霞客游记”。五年前,夫妻俩曾去过世界南端的阿根廷乌斯怀亚。今年农历大年初二,又从上海先飞莫斯科,再飞世界最北端的摩尔曼斯克,去捕捉遥远天际的那一抹美丽的极光。回宁还不到一个月,又开启滇西丙察察西藏小江南一线游。此刻,他们正在西藏林芝,陶醉在“一山有四季,四季不同天”的神奇自然景观之中。

人啊,都要老的。从个人的实际出发,选择最适合的养老方式,既不要苛刻自己,更不要难为自己,我的养老我做主。

又见到我的爷爷衔着烟斗,鼓着腮帮,步履蹒跚,如约而至。梦里,他还是四十年前的样子,眯着眼,快乐地吞云吐雾。烟斗是崭新的,晶亮闪烁。爷爷以前的旧烟斗我熟悉,铜烟锅、铜烟嘴,中间用细小竹管相连。他将烟叶切成细丝,捏上一小撮,装进烟锅,按严实。划根火柴点上,坐在墙角的树根或小凳上,不一会,云雾从爷爷的鼻孔里冒出来,袅袅升起。

那时,我读村小。每个晚上,我坐在油灯下写作业,都会盯着爷爷投在土墙上的影子,影子的那只烟斗,随着灯苗晃动而摇曳不定。爷爷瘦削了很多,他的影子也瘦削了很多。他闭着眼睛,似睡未睡的样子。手里握着烟斗,偶尔叼着,抽上两口。我盯着爷爷苍老的脸,发现又冒出了几粒老人斑,褐色的,一粒两粒三粒……我突然出声地数起来。爷爷眼皮动了动,我忙低下头,做起算术题来。

遇到我学习粗心,大字不识几个的爷爷就说:“可不能马虎呢,养成习惯,将来替社会做事怎么办?”

年幼的我想不到心疼爷爷的老去,也想不到他总有一天从我的生命里离去。

爷爷病了很久,四十多年前的农村医疗水平无法缓解他的病痛。可他以自己的乐观豁达,始终微笑着,顽强地与疾病抗争。他去世那一天,没有一点先兆。我读初一,学校在集镇上。那天早晨,我背着书包上学,爷爷还让我走路小心。刚上第二节课,堂哥突然闪现在教室门口,老师和他说几句话,转身喊我出去。堂哥说,爷爷去世了。一种复杂的心情,瞬间从心底漾上来:痛苦,难受,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家中一片忙碌,做木匠的堂兄正带着两个年轻人,制作棺槨。我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我想起几年前曾对爷爷许下的诺言。爷爷曾多少次向外人表扬我,说我读书用心,成绩也好,将来一定有出息。我听了很兴奋,就郑重其事对爷爷许诺,我将来长大了给他买只好烟斗,亮晶晶,明晃晃。爷爷笑得合不拢嘴,不住夸我是他的好孙子。谁承想,买烟的诺言转眼如烟飘散。我的眼眶里再一次汪满了泪水。

说来也怪,多少年来,我常在清明前后梦到,抽着旧烟斗的爷爷。这一次,他兴致勃勃,定是抽上了我给他买的新烟斗。

爷爷的烟斗

□宿迁郑玉超

家庭相册

守墙人

□秦兴殷星宇

岁月有痕

姚管教是在看守所里的师傅,他总是自嘲自己是这高墙里的“守墙人”,20年的工作生涯全部奉献在了这里,只会在这高墙里面生活,干些“简单”的工作。

很快,我也体会到了何为“高墙”里的生活。日落日出,白昼黑夜,常常不是在这个监室巡逻,就是坐在指挥室的电脑跟前检查。从派出所到看守所的日子,也是从热闹精彩到平淡寂寞的转变,生活节奏开始放慢,日子也过得平淡起来。

“高墙”里的工作是平凡的,每天的任务就是看监控、盯平台、记名册、常巡逻、查违规……每30分钟的监室巡逻,每天早上两次的点名记册,每天2次的巡视放风……

“高墙”里的工作也是不平凡的,需要的是极致的忍耐与细致。监室巡逻眼要尖,看押人员不同于一般的违法人员,警惕心理要常备,时刻警觉监室存在的安全风险与隐患;视频监控心要细,每个监室都有不同的特点,熟悉看押人员的心理特征,牢牢把握风险人员的安全隐患;室内检查手要勤,监室中不易察觉到的角落很多,入监检查要细致入微,多翻翻、多摸摸,将任

春雨绵绵,润物无声。

清明时节,麦田绿波荡漾,菜地流金吐香。回去为父母扫墓,偶然发现密密丛丛的墓碑中就有得玉的一块。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听他讲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故事中提得最多的一个人叫春生。

得玉与春生同班,都是电话接线员,俩人经常抬着放线滚子,冒着枪林弹雨,没命地边跑边放电话线。一次,两人正在布线,忽然空中鸣叫声由远而近,紧接着地动山摇,泥沙铺天盖地。尘埃还未落定,春生抖掉身上泥土,发现一旁的得玉痛苦呻吟,裤腰处鲜血直流。春生扯开得玉衣服,只见弹片击中得玉小腹。慌乱中,春生赶紧给得玉包扎伤口,背起得玉便疯狂奔跑。得玉命大,全赖抢救及时。得玉手术时接了一截动物肠子,治疗一段时间送回国内,基本康复“评残”后复员还乡休养。在野战医院治疗期间,春生得空就去照料得玉,喂饭、擦身、洗衣服、扶上厕所无微不至。得玉回国后,两人起先有书信往来,大约一年后,得玉就再也没有收到春生回信。得玉想,难道春生光荣了,或者是部队转场了?后来,得玉给春生老家写信,同样没有回音。所幸,得玉珍藏着入伍时的合影,每当想起春生,想起那段难忘岁月,得玉就拿出来看上几眼。

得玉虚弱干瘦,终身未娶,虽然曾暗恋邻村残疾女人,但种种原因未能遂愿。得玉烟酒不沾,唯一爱好就是捣鼓半导体收音机。

重逢

□南京赵培龙

时光漫记